

群众演唱丛刊



“杏核高”

(新故事)

李怀玉等

北京出版社



群众演唱丛刊

“杏核高”

(新故事)

李怀玉等

北京出版社

1964年

群众演唱丛刊 “杏核高”（新故事）

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
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 編
北京群众艺术馆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单隆福胡同3号）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5号

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·印张：1·字数：19 000

1964年8月第1版 196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T 10071·705 定价：(5) 0.09 元

編者的話

我們為了滿足農村公社社員、廠礦職工和廣大青年開展業餘文藝活動的需要，配合社會主義、集體主義、愛國主義思想教育，起到推動生產、鼓舞勞動熱情，豐富群眾文化生活的作用，選編了這套群眾演唱叢刊。包括有小型戲劇（話劇、評劇、歌劇），曲藝（唱詞、相聲、快板），歌曲和革命鬥爭故事等演唱材料。內容以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現實生活為主，同時也適當地編選一些革命歷史題材的節目。根據作品的不同形式分別單獨或匯集成冊，陸續出版。編選的作品力求做到短小精悍、生動活潑、方便演出。歡迎業餘或專業文藝團體採用，並可作為通俗文藝讀物閱讀。我們殷切地希望專業和業餘作者給予支持和幫助，更希望廣大讀者提出意見和要求，幫助我們改進工作，以便能夠更好地為群眾服務。

1963年9月

目 录

- “杏核高”(新故事)……………铁道部南口机械厂工人 李怀玉 (1)
- 跟上队伍(新故事)……………雁 如 (11)

“杏核高”

(新故事)

鐵道部南口機械廠工人 李 懷 玉

在我們廠一提起“杏核高”，那才叫隔着門縫吹喇叭——名聲在外哪！你要問為什麼？我就給你說這麼段故事吧！

一九四五年，抗戰勝利後，原來在抗戰前夾着尾巴逃跑的偽廠長——“大白臉”，成了“劫收人員”回來了，又當上了廠長。本來工友們盼望着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過個太平日子，沒想到這塊料又回來了，心裡真比吃了蒼蠅還膩味呢！

這家伙一上任，就帶着狗腿子到處亂撞，看誰不順眼就挑刺兒。到了一九四六年夏天，“大白臉”鬧得就更凶了，他利用國民黨“甄審”陰謀，無故開除工人。所謂“甄審”，就是“甄別審查”。這是國民黨統一布置下來的一個大陰謀，他們通過“甄審”可以用各種借口，開除他們認為的“不利職工”。“甄審”不到三天，全廠就被“大白臉”開除了三百多人。

有一天早晨，上工的汽笛剛拉過，打鐵房的工友們都提心吊膽的干着活兒。因為，按着“大白臉”公布的“甄審”順序，今天該輪上打鐵房了。果然，功夫不大，人們就看見從打鐵房東門口走進來一個四十多歲的人，長得個大肉肥，尖腦門，闊嘴巴，臉上油亮油亮的，穿着一身白紡綢褲褂，腳蹬一雙黑緞鞋，白絲襪，腰里別着手槍，左手拿着文明棍，右手不停地的往嘴里填着本地特產——有名的香白杏。他那大嘴巴就象頭貪食

的猪吃食一样吧嘍吧嘍地吃个不停。这就是前面說到的伪厂长“大白脸”。

“大白脸”刚一跨进門坎，打鉄房的头头脑脑个对个地象赛跑一样，“噎噎噎噎”一溜烟地跑出公事房来，排成一字长蛇陣，低着头垂着肩，两臂紧貼在两腿上，象老和尚唸經一样地說：“迎接厂长光临督导！”

“大白脸”翻了翻眼皮，用鼻子“哼”了一声，又往嘴里填了个香白杏，便仰着脖子一步三愧地向打鉄房的西門走去。他，就象一条疯狗，走到哪儿咬到哪儿，只要他看着誰不順眼，說声：“开除！”跟在屁股后头的狗腿子就在誰的名字上，輕輕地打个勾，誰的飯碗就算砸了。

由打鉄房的东門到西門，他剛走了不到一半，已經有十八位工友被开除了。这十八个工友，家里都有妻儿老小，今后的生活可怎么办呢？眼睜睜看着自己的飯碗被“大白脸”一脚踢翻，真是有冤沒处訴，有苦沒法說，敢怒而不敢言。……

“大白脸”繼續往前走，不觉来到三吨汽錘跟前。

掌握这个汽錘的司机是高长才师傅。高师傅那年三十多岁，是个大高个，长方的脸盘，黑中透紅，两道扫帚眉下衬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。他平时好說直理，爱打抱不平，工友们如果有了困难，他宁肯自己勒紧褲腰带也要尽力帮忙。因此，大伙有什么事，都願意和他商量。如今他看見“大白脸”一气开除了十八个弟兄，心里的怒火早就憋不住了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“大白脸”来到他跟前……

这时，高师傅向和他一起干活的王师傅使了个眼色，王师傅会意，一边翻动着烧紅了的鉄块，一边打手势让高师傅使重錘。高师傅一点头，用手一推錘柄，这几千斤重的錘头便重重地向紅鉄砸去，跟着发出雷一般的隆隆巨响，整个打鉄房都被

震得发抖了。

这一震动不要紧，“大白脸”立即停住了脚步，把脸一沉，心想：这是成心向我示威啊！他转动着两只猫样的眼睛，四处寻摸，他这是想借此找碴儿。他又往前迈了两步，高师傅又猛的一提手柄，汽锤头“噹”的一声巨响，砸在红铁上，火星四溅，房顶上的尘土象雨似的落下来，把那个“大白脸”染成了“大花脸”。“大白脸”气得直鼓肚子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他掏出手绢来擦了擦脸，一跺脚，吼道：“开除！”

高师傅一听这话，转过身来，朝前跨了一步，瞪着两只眼睛问：

“为什么要开除我？”

“技术不佳！”

“什么叫技术佳？”

这一句话噎得“大白脸”半天没说出话来，只见他眼珠儿滴溜溜地一转，从嘴里掏出一颗杏核来，拿在手里晃了晃，用挑战似的口气说：

“砸这个，皮儿碎了，不准伤仁儿！”

“我要能砸呢？”

“不但不开除你，我还要提拔你当工头！”

“咱祖坟上没那棵馐子，只要你把刚才开除的人留下……”

“你要是砸伤了仁儿呢？”

“我抬腿走人，还倒贴你一个月的工资！”

“好，一言为定！”

打铁房工友们听了“大白脸”和高师傅的这段话，个个心里都暗暗地替高师傅担惊。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啊！不一会儿，工友们都慢慢地走拢来，把三吨汽锤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这三吨汽锤高达两丈，象座小楼房那么大，汽门开足了，它这一锤就有三吨的力量，汽锤司机就是全凭手上的功夫来控制汽门的大小。用这么大的汽锤来砸开这么一颗小小的杏核还不伤杏仁儿，这真是个不简单的功夫。

可是，高师傅呢，好象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眼里，他面不改色地在汽锤旁一坐，右手拉过手柄，汽锤顶端立刻冒出一股白雾似的蒸汽，随后他便对着“大白脸”喊道：“来吧！”在场的人们随着他的喊声，心就象汽锤头一样“嗖”的一下提了上来……。厂房里顿时鸦雀无声，人们的脸个个都涨得通红……。

“大白脸”卷了卷袖子，来到砧子边，使了个骑马蹲裆式，伸手往砧子上放了一颗杏核。大伙儿的眼睛立时都集中到了这个小杏核上来了。这时，高师傅却不慌不忙，眯缝着眼睛，提起手柄，锤头在空中抖动了两下，只听“忽”的一声汽锤从空而降，接着人们就听到一声微微的又非常清脆的声音——“叭”。这声音要在平常，根本没有人去理会它，可是在今天，它关系着我们工人兄弟的命运，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！每个工人都屏着气睁大了眼睛想看个究竟——是砸破了？还是砸好了呢？再看看“大白脸”正得意洋洋地向四周看了一下，那神气好象是说：“哼！今天该着我白厂长露脸，治你们这帮穷小子，还得让你们心服口服！”，“大白脸”慢腾腾地向前跨了一步，用他那双滴溜圆的猫眼睛往砧子上一看，喝！这一看非同小可，他的脸“刷”地一下子就变了！

“怎么，真没砸坏？”他急忙拣起那颗砸开了的杏仁儿，仔细地观看，好象还要从上面找出裂缝来。就在“大白脸”举起杏仁仔细观看的时候，四周的工友就象看见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一样的杏仁！大伙的眼睛一下子就全亮了，欢呼声立刻响彻了整个打铁房。

但見“大白臉”的臉色由白變紅，由紅變紫。他那兩隻眼睛都直了。他用手抓了抓光滑的腦袋，眼珠子一轉，眉毛一皺，又來一計，他伸手又往砧子上放了一顆。就在这个當兒，猛的站出一個人來，對着“大白臉”怒目而視，開口問道：“砸了一顆就算數，不能再砸！”

“大白臉”剛要發作，就聽高師傅說道：“老王，讓他放吧！咱們贏得了他！”高師傅用眼角扫了一下“大白臉”，手握錘柄又照樣地砸開了。接着，“大白臉”又接連放了第三顆、第四顆。當第四顆杏核被高師傅砸開時，“大白臉”的白紡綢褲褂已上下被汗水濕透，緊貼在他那肥胖的身上了。他臉色微微發青，露出了驚慌的神情，忽然，他把牙一咬，脖子上的青筋跳了起來，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塊帶金鍊子的懷表，往砧子上一放，他絕望地喊道：“砸！”他說出這個“砸”字來，嗓音都變啞了。

高師傅一看，是只金光閃閃的金表，當時他愣了一下，但他馬上定了定神，仍然若无其事地推動手柄，錘頭忽的一聲落下來，就象蜻蜓點水一般，挨了一下表蒙子，“噲”的一下就又縮回去掛在半空裡了。

“大白臉”搶上一步，抓過表來一看，居然完好無損，他的臉變得更加蒼白了。就在这个同時，整個打鐵房立刻哄起了一陣歡騰，充滿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。那十八個被开除的工友，含着眼淚圍上來拉着高師傅的手，心裡充滿了感激、高興，一時都找不出話來表示心裡的激動。

“大白臉”一見這種光景，把他那大白臉氣成個紫茄包子了。他老羞成怒，用手指着高師傅，衝着大伙嚷道：“你們等着吧！以後再跟你們算帳！”他邊說邊退，一直退到門口，便慌忙地逃出了打鐵房。打鐵房裡立刻又沖出來一陣哄笑聲……。

從此，工友們就給高師傅起了個綽號——“杏核高”。這個

名字立刻被人們当成尊敬他的一个美称，很快地传遍了全厂。一直到解放后，人們依然叫他“杏核高”。

在他用大汽錘击败了“大白臉”之后不久，他找到了在厂里的党的地下組織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团结广大的工人群众，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无数次的斗争。

解放以后，工人阶级当家做了主人，在党的培养教育下，“杏核高”的阶级觉悟更加提高了，他爱厂如家，生产上的干劲越来越大，不久，领导上便提拔他当了汽錘維修班长，从那以后，連續十多年一直被評为厂級先进生产者，还曾出席过全国群英会。

提起万恶的旧社会，沒給他留下别的，就給他留下了个胃病的根子。最近不知怎的胃病又发作了。大伙儿把他送到厂医院里，大夫給他开了三天的假，让他在家好好休息休息。

就在这节骨眼上，鍛冶車間的三吨汽錘的錘头說什么也抬不起来了。高师傅的大徒弟小高，想趁着这个机会露一手，沒想到急了一脑袋白毛汗，汽錘头仍然象粘在砧子上一样。当年和“杏核高”一起干活的王师傅，现在是生产班长，他看了看便提醒小高說：“快去找你师傅去吧！”

“他的胃病又犯了！”

“没关系，你让他給你出个点子嘛，不然，就誤了生产計劃可是个大事！”

小高站起来，看了看那座小楼似的三吨錘，用手抓了抓后脑勺，翻了翻眼皮，无可奈何地扭头去找高师傅。

高师傅的家就住在鍛冶車間的后身。这是他特意向工会一再請求才調換的这么两間宿舍，为的是好听见錘子的运转情况。这会儿他正坐在被窝里生气呢！原因就是他一夜沒听见三吨汽錘的响声，断定是出了毛病，就想要进厂去看个究

竟，可是爬起来一看，自己的工作裤不翼而飞了。他立刻认定准是他那“多管闲事”的老伴，怕他进厂，又把裤子藏起来了。他越想越有气。正在这时，小高一头扎进来，“杏核高”真是喜出望外，开口就说：

“三吨锤出毛病了吧？”

“您怎么知道？”

“一宿没听见三吨锤响，再加上你一来，这还不是出了毛病？”

“您的胃……”

“好了，走吧！”“杏核高”一撩被子，马上又盖上了，原来他还穿着短裤呢！他举起拳头擂着桌子发起脾气来：

“这个老不死的，把我的工作裤掖到那儿去啦！”他忽哧忽哧喘着粗气，忽的跳下床来打开箱子，伸手抓出来一条新裤子，他一边穿一边就问小高：

“什么毛病？”

“锤头抬不起来！”

“手柄检查了？”

“看了！”

“各个螺丝都检查了？”

“嗯，……没全看！”

“唉！你怎么老是这么不细心？……截门看了没有？”

“没毛病！”

“噯，毛病可能就在勾贝杆上！”“杏核高”说到这里，忽然一拍大腿说：“对了，今天三吨锤五日计划的最后一天，要是赶不上进度，这就要影响全月生产计划……小高，快走！”

师徒俩刚要出门，高大嬸却满面笑容地出现在门口：“呦，你这老东西真是老脾气改不了，说风就是雨，知道你今天准得

进厂，褲子洗了沒干，我用烙鉄給你燙干了。你倒好，不大会功夫，又把新褲子穿上了，快給我脫下来！”說着，她双手托着一条洗得干干淨淨的工作褲送到了高師傅的面前，“拿去，換下来！”

小高在一旁笑着問道：“大嬸，您怎么知道高師傅要进厂？”

“昨天夜里他这嘴就沒闲着，汽錘沒响，汽錘沒响……，汽錘不响比摘他的心尖子还鬧得邪火哪！”

“你說对啦！汽錘就是咱工人的心尖子，咱还指着它建設社会主义哪！”高師傅一边說着就把褲子換上了。

这时候，高大嬸又端上来热騰騰的大米粥和饅头說：“社会主义得建設，可身体也要紧哪！快給我吃了再走！”

高師傅看了看老伴，然后把小高一推說：“咱們走，回来再吃！”

高大嬸見他們走了，用手指了指他的背数落着：“老东西，不要命了，你再把褲子弄一身油泥，我可不管洗了……”

高師傅回头笑了笑，对小高說：“你大嬸近來也进步了！”

高師傅和徒弟小高匆匆忙忙地赶到厂里，一跨进車間，就看見三吨錘被人們围住了。人們一听到这蹭蹭的一陣脚步声，轉过脸来一看，是“杏核高”來了，就閃出一条道来，让他进去。这时，掌鉗工王師傅一步搶上来拉住“杏核高”的手說：“老哥，得快想办法，刚才部里又來了电话，要咱們提前完成这批配件，人家急得象火烧眉毛！”

“老兄弟，你快烧鉄去，你的鉄一紅，我这就交活。”“杏核高”說完这話，一轉身，蹭蹭两三下，就上了錘頂，右手拿着一个大搬子，左手拿着一个鉄錘，这敲敲，那听听，然后冲着小高大吼一声：“开汽門！”

这一声喊，使在场的不少老工人们又回忆起解放前夕，国民党要逃跑，“大白脸”带着一群特务要炸毁三吨锤的情景。那时，“杏核高”也是这样爬上了锤顶，手里握着一根铁撬棍，叉着腰，两颗眼珠子瞪得都要蹦出来似的吼道：

“不许动，你们哪个敢来放炸药，老子就用这根铁棍和他拼了！”

这一声怒吼，吓得“大白脸”捂着脑袋就逃跑了。

如今，他爱护这三吨锤就如爱护他自己的眼珠子一个样。三吨锤出了毛病，比他自己生病还难受。他东扳扳，西摸摸，然后思忖了一会儿就喊：“停！”

他跳下汽锤就脱衣服。小高忙上前问：“师傅，您要干什么？”

“得钻进锤膛里去，勾贝杆磨短了，需要加一个垫儿。”

“钻进去？从哪钻？”

“这儿！”“杏核高”用手指着汽锤右侧的一个象脸盆那末大小的洞说。小高一看，马上也脱衣服说：“高师傅，让我钻吧！我比你个子小！”

“不行，下回让你来，这种垫儿你没换过，你快准备垫吧！”说完这话，只见他哧啦一声扒了个光脊梁，小高一转脸的功夫，“杏核高”已在锤膛里说话了：

“拿垫儿来！”

小高递进一个垫儿。这时，人们的眼光全都集中在那个洞口，屏着气，焦急地等待着。

“杏核高”在锤膛里半蹲半站，脚踩在没脚面的废机油里，周围的油泥足有半寸厚。这里边是又闷又热，连气都喘不过来。他根本没理会这些，他心里想的就是如何更快地把汽锤修好，少停一分钟，就是给社会主义建设多出一分力。大概过了

半个小时，“杏核高”的两只手从那个洞里伸了出来，他高兴地叫道：“来，拉我一把！”

大伙儿七手八脚地把他拉了出来。小高连忙给他倒了一杯水，有人又给他擦擦身上的油泥。他一转身，大家见他满脸都是油泥，都禁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杏核高”笑了笑，擦了擦脸，便坐上司机台，拉动手柄，嘿！这锤头就象个小羊羔一样在滑轨上跳跃起来。这时，三吨锤的四周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。

“杏核高”只是憨厚地笑着，然后向头顶一招手，大喊一声：“来，上活喽！”

话刚落音，头顶上的天车马上开动起来，响起了喀喀的声音。

高师傅站在汽锤跟前，看着小高聚精会神地开着“咣咣”响的汽锤，王师傅用大手钳夹住活件，在砧子上来回翻倒，不由得高师傅由心里发出“嘿嘿”的笑声，随着笑声他说了一句：“这批配件没问题！”

跟上队伍

(新故事)

雁 如

石景山鋼鐵公司煉鋼廠的白云石車間，好人好事層出不窮，說也說不完。今天，咱撇下那千百件好事不提，單說一件劉華明轉變的故事。劉華明，二十多歲，貧農出身，一九五八年進的廠。初來廠里那幾年，不好好干活，專門尋衅打架，人稱“調皮大王”。這几年在黨支部、團支部教育之下，已成為車間的積極分子，廠里的五好青年。俗話說“浪子回頭金不換”，這話一點不錯，劉華明自從覺悟起來之後，好象完全變了一個人兒。

“調皮大王”劉華明，還有一個渾號，叫“四大棒槌的頭兒”。怎么叫個“四大棒槌”哪？劉華明有一伙兒好朋友，是四個人。這四個人，除了劉華明之外，一個是三出三入白云石車間的崔震杰；一個是調動十三次工作的何金福；一個是留著大背頭、搖搖擺擺，整天閒談吃喝的孟另早。怎么叫做三出三入白云石車間的崔震杰哪？這崔震杰也是農村來的青年。他來到白云石車間以後，覺得白云石車間的活兒又苦又累、又沒技術，不願干，就回去了；回到農村，想想，覺得白云石車間的生活待遇不錯，舍不得丟下；自個兒沒人動員，又回來了。回來又回去，回去又回來，如此三出三入，就落下了這個渾名。怎么叫做調動十三次工作的何金福哪？這何金福來到工廠之後，分

配到什么地方，都不如他的意，老是要求調換工作，一連調換了十三次。这四个人，是棒打不散的好朋友；專門找岔儿打架，一个跟誰打起来，其他三个齐上。他們不以打架为耻，反以打架为乐；打了人，占了“便宜”，觉得自己“能耐”，十分得意。

这伙朋友，到一块儿不談正經事儿，一談就是吃喝穿戴，“北京出了一种新式儿的上衣，样子不錯……”，“北辛安（石鋼附近的鎮子）来了新自行車……”。这伙朋友，有时也往小飯館里一坐，来四两。刘华明是个爱充大方的，吃完喝完，搶着把錢往外一掏：“我来，我来！”所以，虽然他单身一条，一月四十多块，又不給爹媽寄錢，到月底还是不够花。

刘华明初来工厂的时候，穿着家做的中式棉袄、大腰棉褲。不久，就换上了斜紋布制服；再不久，灯芯絨的衣服、皮鞋，也都有了。后来，漸漸地，觉得灯芯絨、斜紋布制服，都不够味了；看人家那毛料子衣服笔挺，怪神气，也想来那么一套。可是，他一月只拿四十多块錢，买不起。买不起，又不甘心，就写信給在上海的姐姐，要姐姐給买一套毛料子衣服。姐姐看了信，很生气，本說不給；姐夫怕他們姐弟之間伤了感情，就把自己穿的一条毛料子褲子給寄来了。刘华明穿上笔挺的褲子、雪白的衬衫、锃亮的皮鞋，拿个口琴，歪着膀子一吹，哪里还象工人，簡直跟公子哥儿一模一样。

刘华明在生产上調皮搗蛋的事儿更多。有一次，因为他不好好干活，工长批評了他几句，他竟揪着工长的領子吵鬧起来。有一次，在班上干着活，为着一副手套的小事儿，竟停工不干。車間里的工作是一环套一环的，他一甩手不干，許多人都跟着停了工。这些很难一件一件細讲，只說說刘华明大鬧七食堂那件事。